



李蕾

长篇小说

Tibetan Lover

藏地情人

- A NOVEL -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李蕾

长篇小说

Tibetan Lover
藏地情人

A NOVEL -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地情人 / 李蕾著. --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6

ISBN 978-7-5339-3972-4

I. ①藏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3831号

责任编辑 金荣良
特约编辑 朱思梦
封面设计 杨 军

藏地情人

李蕾 著

出版 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数 285千字

印张 11.5

插页 2

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972-4

定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自序

2012年7月，我去了一个叫做子梅的地方，海拔三千四百五十米。在此之前，我不知道它。

同行者有人类学家、画家、动植物学家、摄影师、僧侣、木雅藏人、记者、来历不明者和一个美女。带队的组织叫“科学光锥”，他们发来路书，写了一句话：每个人都在创造。

子梅不通公路，不能洗澡，没有电，没有电话，在高海拔寺庙里过夜。我想着，也许我该吃一些苦。那天晚上，我头很痛，吃了一片药，不管用。灌下去两大杯白酒，很难喝。又吃了两片药，头不痛了。我脆弱，但总能治愈自己，这真不可思议，我对此守口如瓶。

有人问我：丫头，在寺庙里你都想什么？

我想爹娘，想让我动心的人，想不回来，有时候哭一下，不想给人看见。

离开子梅前，男男女女大吃了一顿，弄得像散伙饭似的。我努力记住他们的样子，走了这么远，我跟很多人依然不熟。其实我喜欢他们，每一个，但我就是没办法和人太熟。我身上有错别字一样的气质。

这就要各奔东西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有人调情，有人粗笨地呼吸。

我说：我要把子梅写在小说里。我没说谎，我写了，就是这本小说，最初叫《欢喜》。

写了一年多。这段时间，我还是一个人住，秘密地生病和健康，得到一些人的帮助，也做了一些让别人讨厌的事情，偶尔灰心，总能勇敢。有时候很孤单，一想到有一天，连不快乐都会消

失不见，我就觉得难分难舍。

写这本书之前，我是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，住在上海。在向炳伟师兄的帮助下，我多次前往玉树土登寺，还得到了一颗舍利。写作过程中，我祝福自己长命百岁，身体更好、更诚实，有勇气面对那些七情六欲和道德败坏的事情。现在写完了，它将拥有一本书的命运，被你们看见。我们一起活着，活在尘土里，却抵挡尘土。

子梅之后，同行的植物学家和科学美女恋爱了。最近听人说起，科学美女怀孕了，那个宝宝，现在有小甜瓜那么大。我有点感动，觉得这本书多了一些福气，神秘，难以把握。

谢谢，欢喜。

李蕾

2014年5月2日 夜

下弦月

1 第一章 · 相遇

踢牦牛骨头的男人们停下来，说了点儿什么，其中一个转过头，朝她看看，走了过来。紧接着，他抽出一把腰刀，对准她的鼻尖。这是明妙第一次见到桑青。

33 第二章 · 明妙

这个春天，我独自一人重返土登寺。已经三天没有洗澡，嘴唇干裂，眼睛深黑，心口贴着一枚老银子制成的金刚杵，旁边系着一颗狼牙，如果能够得到这样刚猛的力量，我愿意长跪不起，直到变成累累白骨。

51 第三章 · 桑青

桑青酗酒，惹祸，要挟他人，诱惑循规蹈矩的女子，他不怕毁灭，所有没发生过的事情，他都要大胆尝试，他对活佛说：这就是我的修行。

71 第四章 · 求佛

倚着朱砂梁柱，几百尊金身罗汉历历分明。我问师父：两个相爱的人不能在一起怎么办？师父说：不能在一起就不在一起吧，一辈子没那么长。我对师父作个揖，轻轻笑。

Contents

81 第五章·真年

顾真年第一次到这所大学做讲座，印象深刻的两件事：操场上，一个女生怀抱清香雏菊，在雨中奔跑，她穿着一条不合时宜的旧裙子，上面绣满优美的花朵和神仙，雨很大，她却并未湿透，似乎奔跑在大雨的缝隙里。

107 第六章·结夏

住进布达拉宫，我是雪域最大的王，流浪在拉萨街头，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。

129 第七章·情人

我们是一对儿。真年抚摸着棉布上的牡丹：明妙，你是我一直要找的人。

147 第八章·七年

这些年，她努力按照他的愿望成长，小女孩长大了，朝着他的方向奔跑，一心一意想让他喜欢。现在她只觉得累。

169 第九章·受戒

明妙坐在大殿角落，抄写佛经上的话：安忍不动，犹如大地，静虑深藏，犹如地藏。江阳堪布说：虽然人容易失望，容易糊涂，容易多疑，犯种种错，有种种坏习气，但你还是要爱人，爱各种各样的人。

185 第十章·背叛

明妙，我们不分手，你要什么呢？他虽然木讷软弱，却有着明妙能够理解的单纯情意，如果她要他的命，他也会呆呆地说：给你吧。

197 第十一章·深歌

明妙，我不知道你会见到他，我以为不会。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！她暴烈个性已起，推倒桌上杯盏，连鞋子都不穿，径直冲出门去。

213 第十二章·囚徒

他站起来，手按在她肩膀上，触摸到她的骨骼，清晰分明。你害怕？我不配害怕。她果然不发抖，也没什么表情。他赞许地看着她，目光滑过她的脖子、锁骨，然后落在胸脯上，盯在那儿。

Contents

229 第十三章 · 离人

如果真有给人写剧本的神，我要复仇，在你写下的剧本中痛骂你，痛揍你，即便你是神，我也不允许你写出毁灭我的剧情。

241 第十四章 · 相认

在唐蕃古道上，他们埋下铜罐。明妙仰头大笑：桑青，我们谁先勇敢，谁先自由，谁就先来勒巴沟，带走这颗古莲籽，我和你，凭此相认。猎猎风中，他们郑重地勾了勾手指。

255 第十五章 · 欢喜

明妙抚摸金刚杵上的纹路，帮他重新佩戴好：桑青，你是自由的，我期待你偶尔离开，永远回来。如果做不到，我也允许你来，允许你走，这就是我对你全部的好。

269 第十六章 · 战场

一对恋人在废墟中接吻，身后炮弹爆炸后的硝烟尚未散去，男子的脸被女人的头发遮住了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：那是桑青。

281 第十七章·情敌

月光并没有照在她脸上，可还是能看出这张脸的美貌。她径直逼近我，非常霸道，直到她的脚尖碰到了我的脚尖，我站着没动，也并不后退：你是谁？

299 第十八章·凉若

我从背后抱着她，手指缓缓滑过她的锁骨，我张开嘴唇，吮吸她的耳朵，她皮肤上有浣丁花的暴烈香气。我要吻遍你的每一处，凉若，教我，教我如何爱你。

317 第十九章·归来

此时此刻，在群山环抱之中，这一行蓝色字迹明亮如珠。我活着，就是为了你。

331 第二十章·子梅

如果你先死，我要去子梅，看看你出生的地方，你住过的房间，打开被灰尘覆盖的箱子，拥抱你的衣服，紧紧抱着。就像你还在衣服里，同样也伸展手臂抱着我。桑青，如果我先死呢？

Chapter
One

第一章
相遇

踢牦牛骨头的男人们停
下来，说了点什么，其中一个
转过头，朝她看看，走了过
来。紧接着，他抽出一把
腰刀，对准她的鼻尖。这
是明妙第一次见到翠青。

有些事情毫无征兆，它发生的时候，我完全像个傻子，当事人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。

我问他：江阳堪布^①，假如你的情人失踪了，你会怎么办？

我没有情人。他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，又缓慢又清晰。

我撕裂一张纸，写“桑青”：看啊，这是我的情人，我打算把他贱卖给你，只要一盏酥油灯的钱。

江阳堪布收下纸条，把它折起来。

他叫着我，嗓音扣人心弦：明妙，到我身边来，告诉我你是谁？

我按他说的做了。

的确发生了一些事儿，我得从头讲起，尽量诚实，就像讲述遗言。

事情是这样发生的：

一年后，我和一个康巴汉子在土登寺的广场上重逢，我叫他江阳堪布。在藏地，人们把深通经典的僧人称为堪布。江阳堪布翻译佛经，还写了好几本书。他牙齿洁白，非常年轻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，江阳堪布出现了，他走过来，神态端严，人们争相触摸他红色的僧袍，当白塔下的女人开始哭泣时，江阳堪布给了我一颗舍利。

①堪布：原为藏传佛教中主持授戒者之称号，相当于汉传佛教寺院中的方丈。其后举凡深通经典之喇嘛，为寺院或扎仓（藏僧学习经典之学校）主持者，皆称堪布。

这是秋英多杰仁波切^①的舍利。

我盯着它看了一会儿，面无表情。

古老佛经记载：舍利有五色，圆明皎洁，犹如金刚石，坚固不可损毁。

1987年，位于法门寺的一座唐建佛塔开裂，塔下地宫显露，埋藏了一千多年的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出现。七重宝函开启之时，时针正好指向5月5日的深夜1时，查看农历，这一天是佛诞日。有人说：目睹舍利，当即成佛。

我去问江阳堪布有没有这回事，他一点儿也不吃惊，只说：舍利能生长，小的长成大的，大的长出更多，它真实不虚。

秋英多杰仁波切圆寂四十二天之后，房间的地板、墙壁、唐卡缝隙里开始出现舍利，三颗比黄豆大的，还在不断长大，更多的舍利像米粒和草籽，铺满地面，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僧人们不敢落脚，去大殿捡拾。江阳堪布捡到舍利没有收起来，直接吃了下去，他边捡边吃，吃了一百多颗舍利，这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说来也怪，我得到了一颗舍利，这是真的，江阳堪布不会撒谎。

我用手心托着它，这东西又干又小，也不放光。我抬头看了看天，事情显得有点儿复杂，天就要黑了，天黑了人该怎么活下去呢？江阳堪布不吃晚饭，如果感到饿，他就喝茶和打坐。我和他不一样，为了这颗舍利，我六次来到土登寺。

在寺庙大殿里，我遇到过一个藏族女人，她男人每天都揍孩子，也揍她，一天两次，喝完酒就揍。藏族女人说：男人是好

^①仁波切：藏族地区修行者的尊称，汉族人称“活佛”。

人，酒把他变坏了，他抓住我就揍，特别疼，我不哭，见了仁波切就哭了。

藏族女人泪珠很大，她跪在菩萨面前不走，说：庙里比家里好。

我从未说过这样的话。来到这高海拔之地，我头痛，昏倒过一次，嘴唇开裂，孤零零站在古老寺庙之外。也许有什么东西错了，一个不是任何人的女子，手心里托着一颗舍利，可我不该在这儿，这感觉没办法说，它让我受苦。

你会说全世界都找不到不受苦的人，一个也没有，可我受的苦没有结局，它包括一个失踪的男人。

天突然黑下来，已经是春天了，可是春天尚未来到高原，藏族人说春天容易死人。

眼前这青山，是巴颜喀拉山，山巅终年覆盖白雪。在海拔四千三百米之处，有一片严峻的土地，很久以前，格萨尔王曾在这里创立王国，迎娶王妃。山峦之间，一条通天河奔腾向前，生息在这里的人种轮廓鲜明，肤色微黑，男子们勇敢尚武，如果用一把腰刀划开他们的手臂，会流淌出金子般明亮的血液，据说那是亚历山大大帝麾下最为纯正的雅利安之血。

我第一次遇见他们，是在玉树州结古镇。

阳光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来到人们面前，并不伤及万物。在结古镇广场中央，十几个康巴汉子聚集在一起，踢着一块牦牛骨头，他们一个个威风凛凛，犹如天神。头顶飞过一只黑鹰，月亮和太阳同时在天空出现，我希望一切都别停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踢骨头的男子开始交谈，其中一个转过头，朝我看看，径直走了过来。

他一直走到距离我一步之遥，抽出一把腰刀，慢腾腾对准我。那是一把好刀，刀鞘乌黑，镶嵌红珊瑚和绿松石。

我打了个寒战，并不冷。

带刀的男子身材高大，有股马驹味儿。他看着我，闷声不响。我硬着头皮看他，也不响，根本没什么好说的，这更加令我不安。这不可思议的相遇，非常短促，回想起来，竟然如同无可挽回的通天河水，具备一种永生的意味。

这个时候，我和他还没说过一句话。

我们只活一次，这故事也只能讲述一次。

结古镇是青海省玉树自治州的首府。

藏语里，“结古”的意思是“货物集散地”。镇子不大，历史悠长，自古以来便是唐蕃古道上的交通、军事和贸易重镇。镇上有三条主要街道，呈T字形，在街道交会处，是一个小广场，矗立着一座紫铜飞马雕像，飞马腾空，通体火焰，它是格萨尔王的坐骑。

这是个正常的下午，结古镇很活跃：流浪汉、商人、外国旅行者和僧侣共同出现在这里。广场上有个藏族男人，脾气很坏，戴着沉重的石头眼镜，售卖雪莲和各种手表，价钱有点贵。一个驼背阿妈走过去，攥着一把羊毛，边走边把羊毛绑在树枝上，这是一种古老的祭神仪式。一堵墙塌了，中午一点过后，两个男孩准时来到倒塌的墙根乞讨，游客给他们一毛钱，有人给了一块钱，男孩找回去九毛。街上还有条著名的土狗，它只有三条腿，另一条腿被摩托车轧断了，拖在地上，活像拖着一截威风凛凛的棍子。三条腿的土狗跑得飞快，像个奇迹。

李明妙走到飞马雕像旁边，在台阶上坐下来，因为氧气不足，身体里有轻微的麻醉感，腰软软的。她握着一卷经幡，经幡卷成小小筒形，上面绘着一个女子，姿容曼妙，肌肤碧绿。

嘉那玛尼城的石匠说：这是绿度母。明妙用一罐可口可乐交换，得到经幡。

石匠给她讲了绿度母的故事：很久以前，观世音菩萨看见人间苦难，发愿要超度一切众生脱离苦海，只要还有一个人受苦，她就